

馮振全集
第一卷

自然室詩稿

馮 振◎著

ZIRANSHI SHIGAO

自然室詩稿

馮振全集

—— 第一卷

馮振◎著

Q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自然室詩稿 / 馮振著. —2 版. —桂林: 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 2017.11

(馮振全集. 第一卷)

ISBN 978-7-5598-0480-8

I. ①自… II. ①馮… III. ①詩詞—作品集—中國—
當代 IV. ①I22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7) 第 267652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號 郵政編碼: 541004)
網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張藝兵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廣大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臨桂區秧塘工業園西城大道北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集團
有限公司創意產業園內 郵政編碼: 541100)

開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張: 12.75 字數: 230 千字

2017 年 11 月第 2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55.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一九七八年一月年逾八十的作者為廣西
桂林《辭源》修訂工作組同志講論文義

前有紫桑後韜川
辨魚鼓安
望名賢千楹百鍊
歸平淡物
手文系只自法

次韻酬柱尊兄詩

卅年閱歷飽滄桑
以夫窮
通夢一場商賈
生同出處
醉鄉不住住何鄉

作者手書自作詩《次韻酬柱尊
見寄》及《自題詩集》第六首

梅園賞菊

車馬喧喧笑語傾
游人徒有好花名
陶潛以後誰知己
屈子當年愛落英
霜帶祇堪高士倚
冰心終與玉壺清
故園消息知何似
惆悵江湖剩幾生

作者手書自作詩《梅園賞菊》

馮振著

党玉敏 馮采蘋編校點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自然室話稿與詩詞雜話

朱東潤題



本書一九八九年初版書影
書名由朱東潤題簽

出版說明

馮振（一八九七—一九八三）字振心，廣西北流人。早年求學上海，始入中國公學，繼入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而後執教於梧州、北流等地中學。一九二七年受聘任教于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旋兼教務主任，並前後兼任江蘇教育學院、正風文學院、暨南、大夏、交通等校教授。迨抗戰軍興，國專遷校桂林，以教務主任代理校長職務，勉力經營，維持斯文以不墜，雖播遷千里而意不少衰。解放後任廣西大學和廣西師範學院（今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等職。

本次推出的四卷本《馮振全集》囊括了現在所能找到的作者的全部著述，旨在展現作者完整的學術、創作與教育的一生。正如作者在自寫《小傳》中所概括的：「義理好先秦諸子，兼治宋明理學；辭章好詩古文辭，不拘之於宗派，而浮詞濫調，在所必擯；考據好許氏說文，而清儒形聲故訓之學，亦頗心醉。」本書四卷的編排分爲：卷一《自然室詩稿》，卷二《詩詞作法舉隅》，卷三《文集》，卷四《教育實踐及其它》，其目的也在儘可能全面體現出作者的詩人、批評家、學者及教育家身份。所收諸種著

述有的業經整理、刊行，如《自然室詩稿》《詩詞作法舉隅》《老子通證》《說文解字講記》等，對於這些著作，此次在收入全集時，一並遵從新的編排體例作結構上的調整，原編校說明保留，以志不忘前哲。有的是初次面世，如作者的一些授課講稿、書札函電等。不論已刊未刊，此處出版，均予審慎校訂。

全集的出版得到了廣西師範大學及馮郅仲、張葆全等先生的熱情支持。馮郅仲先生擬定了編排目錄並提供了大量未刊稿，張葆全先生對文稿的校訂工作幫助很大，在此聊致誠摯謝意。

需要說明的是，作者在古典文化的多個領域均卓有建樹，其學堂廡闊大，其文兼容並包，本次出版我們雖黽勉從事，仍不免疏漏錯訛之失，故誠懇地希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

編校點說明

馮振先生是我國有卓著成就的教育家、中國古典文學專家、詩人。他從教六十八年，長期在上海、江蘇、廣西各高等學校教授中國古典文學和訓詁學，有『廣西才子』之稱。他對中國古代詩詞研究篤深，不但知之廣博，而且對詩詞創作造詣很高。《自然室詩稿與詩詞雜話》正是他長期從事詩詞研究和創作的結晶。

本書收入的詩稿，除馮先生生前親手編定的自然室詩三集外，我們在廣西圖書館和廣西博物館分別發現了馮先生的著作《覆瓿集》及《山園精舍詩稿》，我們把這二集中凡自然室詩集沒有收入的詩稿，都作為附錄收了進來。《覆瓿集》為詩文共錄的集子，為民國間石印本。《山園精舍詩稿》是廣西博物館收藏的馮先生唯一的手鈔本。手鈔本的詩稿均按年編排，都屬一九三零年以前的作品，多與《自然室詩稿》相同，實為《自然室詩稿》的雛形。我們收入這二集的詩稿時，凡能確定其在《自然室詩稿》的編排位置的，我們都標明其在《自然室詩稿》中應在的位置，以便讀者更好地領會作者的編排意圖。

例如，《山園精舍詩稿》中《和譚介甫》一詩，其在《自然室詩稿》中應在的位置是：『前詩爲9《舟中自歎》』。9爲《舟中自歎》在《自然室詩稿》中編次序碼。對作者編定的《自然室詩第三集》，考慮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背景，我們選編時刪去了二十首。

馮先生對詩詞的研究、教學，成就也很傑出。他在這方面的專著有《七言絕句作法舉隅》、《七言律髓》和《詩詞雜話》。這些專著不僅對自唐代至清代各家詩作了精選並分成門類進行比較研究，歸納出其特徵、特點，而且也對我國歷代詩話、詞話作了精闢的闡發，從中論述自己的詩詞學觀，從理論上充實了我國古典文學理論寶庫，是研究我國古代詩詞、尤其是研究近體格律詩藝術技巧不可多得的專著，『見者頗驚新創』。限於篇幅，我們在這部集子裏祇編入了《詩詞雜話》。

爲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和研究馮先生的詩詞創作，我們在附錄中還收入了馮先生在一九四三年自撰的《馮振小傳》和後來寫的《自傳年表》（馮先生祇撰寫到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以後的年表是編校點者根據馮先生的日記及親朋好友提供的情况撰寫而成）以及党玉敏撰寫的《馮振傳略》。

爲了出版好這部集子，馮先生的生前好友和學生提供了不少有關材料和寶貴意見。馮先生生前的摯友，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朱東潤臥在病榻上爲書名題簽；馮先生在無錫國專的學生、中華書局編審周振甫在百忙中爲自然室詩集撰寫《後記》；馮先生在無錫國專的學生、現任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馮其庸熱情地撰寫了《懷念我的老師馮振心先生》。周振甫、鄭學啟、彭鶴濂

先生反復勘校了《詩詞雜話》；王桐蓀先生爲了出好這部集子，多次來信提供有關情況和建議。在這裏，我們一一表示感謝。

特別使我們感動的是，馮先生的生前好友、德高望重的梁漱溟先生，當我們到京拜訪他時，他已是九十三歲高齡了，聞說要出版馮先生的詩集，立即興致勃勃地跟我們談了他與馮先生的關係，囑托我們整理成《我與馮振先生》。可惜他老人家已去世，不能親睹馮先生詩集的出版，這是我們永遠感到不安和內疚的事。

廣西博物館、廣西圖書館，桂林圖書館爲我們查閱資料提供了許多方便；廣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鍾文典對出版好本書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我們也深深表示感謝。我們在編校點過程中，還得到了傅金傳、梁再農等同志的熱情幫助，在這裏也一一表示感謝。

限於水平，在編校點過程中，錯誤難免，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編校點者 党玉敏 馮采蘋

一九八八年十月於桂林

自然室詩稿叙

陳柱

振心刪存今以前所爲詩凡若干首以示余，且命爲之叙，曰：『柱尊之詩，吾未嘗爲之叙。而柱尊叙我之詩，其可乎？』曰：『吾詩始出二集，他日繼是而出者，三集、四集而未有已也，振心何以知他日不叙予詩乎？嗟乎振心，平生出處語默，相知之深，如余與子，相同之多，如余與子，何必待於叙？然其相異者，卒不能相掩也，又安能已於叙？』

叙曰：余與振心同邑，兩家相距三十里而近，然余與振心實始相見於海上。時振心年方十三四，余長振心六七年，就當時言之，則幾年長以倍矣。時，余方肄業南洋公學，振心肄業南洋中學。余幼之時，好鬥鷄走狗，習弓矢馳射，以氣凌人。年十一二，盡讀四子、五經、《爾雅》之書，即視鄉邑中無識字人。年十四五，讀《昭明文選》、唐宋八家之書，下筆千言，不能自休，即痛詆科舉無通人。高自期許，不可一世，與人論事，一語不中，則怒髮上指，雖死不顧也。是故，由邑城而蒼梧，由蒼梧而廣州，由廣州而上海，由上海而日本，又由日本而上海，皆以所交不合，去而之他。及至入南洋公

學，受業於唐先生，讀朱子、王陽明、曾文正之書，始痛自折節。然目高於頂，桀傲不群之氣，猶常常拒人於千里之外。獨於振心，則一見如舊，相與爲忘年交。振心每值休假日，必來相見，夜則同榻，議論處世、治學之道，往往達旦，不倦於時。

余好治詩、古文辭，而振心亦好之。久之，振心亦同受業於唐先生，於是每日課後必相見，見則必論詩、古文辭。浸假而治小學、治經、治諸子，莫不同之。而吾以數年之長，凡所議說，振心尤私心好之。

然吾性狂甚，雖力自矯飭，猶時一吐露，酒時尤甚。嘗記一夜，與同省諸子陸柱南、蘇監愆、馮介民、鍾震吾、盤壁寅兄弟及振心痛飲於杏花樓上。酒酣，痛談國家事，雜以嘲笑，俄而大怒，與壁寅相罵，壁寅大哭，余亦哭。同坐皆不知所爲，特振心向余婉規數語，余立自謝過，明旦且負荆請罪。如此類頗多，且不特飲酒爲然。凡余之過失，他人言之所不能心服者，得振心一言則余立謝。故余嘗謂振心曰：『君性狷，余性狂。狷者，固當有取於狂以求至乎中，然而不取焉，無大害也。若吾之狂，而不能取於君之狷，則必召殺身之禍。』是故，論吾二人之學，則吾以數年之長，當振心之少時，固偶或就質於余；論吾二人之德性，則吾之得於振心者，乃無限也。

余以能酒名於遠近，近且以酒德見稱。此雖小事，亦非得振心不能爾也。昔振心嘗述其先太夫人之言曰：『吾聞汝與蘿村陳某善，此君努學好文，余甚喜之。然聞其人甚嗜酒，願吾兒勿學也。』振

心初不能飲，已而振心與余相處久，竟日能飲，近且能與余爭勝。余每與振心飲，猶常舉其太夫人之言以爲美談，振心從容與余言曰：「若足下昔日之飲，是先太夫人之所當戒振者也；若足下今日之飲，倘先太夫人猶在，所當勸振學之者也。」其言之婉而多諷如此。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信乎，振心之學詩而能言乎！振心之於詩，與余所學，無不悉同，而所得則有同有異。昔亡友張友藝蔭熙語振心曰：「君所作置之柱尊集中，幾不能復辨。」此祇知其同者耳，而不知其有大異者。蓋振心本得於乾坤之狷氣，而能以學問涵養勉至於中者，故其詩多中和之氣，近且名其居曰「自然之室」，詩曰「自然之集」，則振心之所祈向與所得力者，可知矣。若柱則得乾坤之狂氣，學問涵養尚不足，欲勉至於中，而猶有不能者也。故吾詩多抑塞不平之氣，近且名其文曰「待焚之文」，詩曰「待焚之詩」，謂今世將不免有秦火也，其憤時嫉俗而不及振心之中和也，豈不遠哉？此余今日叙振心之詩，而獨深恨不能早取振心之詩之長，以爲予詩之藥者矣。嗟乎振心！念昔與子談道德，則欲上追孔、孟；論文，則欲出入周、秦、兩漢，最下亦韓退之、柳子厚，以下不屑也；論詩，則欲出入漢、魏、陶、謝、李、杜、韓、孟，以至於晚近，不專一家，不棄一人，而各欲自成一體，今竟何如邪？猶未老，尚未死。勉之哉！勉之哉！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陳柱謹叙於上海交通大學。

自然室詩稿自叙

振自十七歲學爲詩，於今二十年多者。年百數十首，少者數首。蓋未嘗以詩自爲程限，興至則爲，興盡則止，不勝朋好過愛之意，促令付梓，遂報顏應之，爲刪存十之八。

就吾詩而論，自不免過而存之，不特不足以贖閱者之意，即吾每一檢閱，亦覺不足以自贖其意也。然古大名詩家，其集所載，何嘗一一盡贖人意？即其當時自視，亦豈一一盡贖其意？而讀其集者，往往不恨其多，而恨其少。蓋選詩與知人不同，選詩務求其精，知人務求其備。惟求其精，故擇之不妨稍嚴；惟求其備，故存之不妨稍濫。若振之孤陋，固不足以當人所求知，而亦不汲汲以斬人之知，然吾不可不自知也。吾每檢吾詩，則二十年已往之跡，必一一復見於吾前，而可以爲今吾知故吾之藉。然則吾詩雖欲不過而存之，又烏可得哉？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四日，馮振振心自叙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目錄

自然室詩稿叙	陳柱	一
自然室詩稿自叙		四
卷一		
甲寅(一九一四年)		
南方有鳥		二
雜詩二首		二
擬陶靖節二首		三
送鍾震吾		四
乙卯(一九一五年)		
寄陳柱尊		四
過零丁洋懷古		五
舟中自歎		六
寄山中人		六
蒼梧遇雨		六
中秋夜會飲有感		六
送揮之弟離南洋公學二首		七
病中柱尊以詩見贈作此答之		七
田園樂三首		七
雨夜枕上有感二首		八
入山		八
寄山中人		九
歸隱吟		九